



# 昆仑采玉

(下)

文昊  
编

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，我们离开克里雅河畔的于田县，到昆仑山上的阿拉玛斯去。这是一个至今在地图上还没有标注的地方，然而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。

# 昆仑采玉

(下册)

文昊 编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# 交河故城

李 冯

## 1. 古城的清晨

交河古城地形非常奇特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车师前国，王治交河城，河水分流绕城下，故号交河。”首先，要谈到一条河，在古代，河水反复冲刷，冲出一个巨大的河心洲，河水从河心洲两旁分流而过，便有了交河的名称，后来，河心洲所在的河沟叫雅尔乃孜沟。古城，便建在河心洲上。



河心洲是什么样子呢？假如从空中俯瞰，有人说像一片柳叶，有人说像一颗橄榄，但无论柳叶还是橄榄，都只说明了它的形状，传递不出它的气势。当我到现场，我觉得它最像是一艘军舰，停在雅尔乃孜沟的细水中。不沉的军舰，从两千年前起就一直停在这里的军舰。它有多长呢？1700 米，近两公里，最宽处，有 300 米。应该是一艘航空母舰了。最惊心动魄的是它的高度，甲板处，距两旁沟底足有 30 米。站在古城的城墙往下看，危乎悠哉！30 米的悬崖！

敌人真的很难攻上来。

敌人若想进攻，先得从对面同样高达 30 米的河沟悬崖下到沟中，然后涉过约 200 米宽的河水，再仰头面对这边的悬崖与城墙！这，便是交河古城。

早晨的阳光斜射在城墙与两旁深深的沟谷中，如果你守卫在古交河城，便请拿起弓箭，射杀底下像蚂蚁一样爬来的敌国士兵！



## 2. 最具现场感

交河古城在吐鲁番市西约 10 公里，是整个西域保存最完好的古城。

与相去不远的高昌古城比较，高昌古城像一处散乱的集市，废弃的土堆东一堆西一堆，还有大片荒凉的空地，让人感到凄凉，你只能望着那些空地，想象当年的城中是如何支着商旅的帐篷，孩子在嬉戏，马匹骆驼在穿梭，鼎沸的人语回响在繁华中。

而交河古城就不同了，密密麻麻的土墙土屋，使你如置身当年，你似乎可以从自己家出来，拐到邻居家去串门。这是个军事化的城堡，河心洲本身就构成天然屏障。为什么要把城堡建在险要处，唯一的解释——居民随时受到敌人的威胁，所以，呆在城中，会嗅到战争的气息。

交河古城南北走向，从南门进去，迎面是一条中央大道。靠东，是王宫与官署区，主体建筑范围近 8 千平方米，连附属建筑和小广场，占地 2 万平方米；西边，是手工作坊与住宅区。全城除了少数几区建筑外，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建筑都被紧闭在高大厚实的土



墙内。因此，进到城中，就像走入黄色高大的迷宫。这里实施的是类似古代长安的坊里制度：城内住房，不得临街开门，通过城内纵横有序的街道，把全城分割为不同的坊门。每个坊有坊门，晨启夜闭，禁止人们随意通行。启闭坊门，以击鼓为号，如果鼓未击而开坊门，或夜已深还不闭坊门，都视为犯法。闭坊以后，仍在外游走的人则被当作奸盗，要受到巡逻士兵检查拘捕。这种制度，能有效管理城市，类似于军事化管理。

如果偏离中央大道，进入东西两侧内部，迷宫的感觉更强烈了。因为，且不说高大的厚墙，土坡起伏，生土建筑随地势而建，有强烈的被封闭的感觉，视野常常不过几米，更主要的，是古城内部本身就是立体的，各种明道暗道，与古城主要干线相连，有地下庭院、地下室，长达 60 米的秘密地道，角楼、哨所、地穴式瞭望孔，以备军需用的水井。城内有古水井 300 余口，井深达 40 米，一旦城被围困，士兵坚守崖城，凭藉水井汲取地底下交河水，仍可长期抵抗。一旦敌人攻上，也有瓮城可御，这是一种古代特设的防御工事。大肚小口的巨型陶器叫瓮，敌军破城后，士兵伴



装失守，把敌人诱入一段通道，然后把瓮城前后门一齐堵死，两旁墙高六七米，敌人无处可逃，便被一一杀死。

我到达交河古城在早上，是头一个进入古城的，工作人员还没有正式上班，一个看门人没找到门票盒，收了钱便让我进去了。我可以向读者推荐，看交河古城一是要早晨或黄昏，二是要挑人少的时候。因为早晨或黄昏阳光倾斜，且不过分强烈，斜斜的阳光照在一大片密集的土黄色建筑上，有一种震撼的视觉效果。如果阳光强烈，就察觉不到阳光了。而阳光意味着时间。需知两千年以前，照耀着城堡的也是同样的阳光，两千年过去，沟中河水涸竭，对面山坡的葡萄不知收获过几茬，古城被废弃，城中的先民早已死光，但唯一不变的是阳光。斜阳映出一片片黄土墙的阴影，那种独特效果难以言传，阴影是墙的背景，正如废墟是对历史的衬托。所以，最好也不要跟着其他游客一起进来。看古迹最好不要有游客的心理，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常识，只不过，到了交河古城，对这一常识会有更深的体会吧。

我时而穿行于中央大道，时而拐进两旁迷宫般错



落的小巷。土屋都已没有顶了，不过古人生活的痕迹犹在，有些土墙角落残留清晰的黑烟，说明是当年烧火做饭时烟囱的通道。另一些土墙有一排排椽孔，表明它们上面还曾盖有楼字。最主要的，是一家家一户户挨着极紧，许多墙壁都完好，包括门口在内，仿佛稍一整修，加个屋顶门框，再找一支族人，便可以来这里住下。

时间若倒退成百或上千年，来这里生活，真的是不错的选择！

因为，你会和族人紧紧挨在一起，交河水与悬崖给了天然屏障及安全感，因为住得紧，又会有一种亲密感！

这种紧密或亲密，有奇特的反差，整个西域，地大荒凉，人烟稀少，很少会有一群人这样紧紧地住在一起。现代的大城市，住得紧是因为空间窄小，到处都很挤，而站在交河城里，往四周一看，便是冷酷的大自然了。如果愿意，可以尽情地放马出去，但曾经有一批古人，选择紧紧地挤在了一起。

南北大道的端点，是北面寺庙区，主体建筑面积约5千多平方米，大门朝南开，墙垣基本保存完好，



前部为庭院，后部为佛殿，东、西两侧是栉比的僧房。后殿中央，有一座夯土筑成的塔柱，四面开龕，小龕中还有残破的佛像。上筑院墙高达 8 米，在距地面 3~5 米处，有木椽孔洞，说明这座寺院当年有 3 层。寺院背后，是中国现存的金刚宝塔林，共 101 座。虽说塔林大都毁损，只剩基座，但中间残存的数座，在一片基座簇拥下，仍显得气势不凡。

可以看出，宗教在当年人们生活里的比重！

塔林再往北，就是一片开阔地，很像是船的前甲板。

后边古城中，已经有导游带着游客进来，他们站在城西的城墙坡上，一群小黑点，导游声音随着小喇叭清晰传来。对面山坡，种满绿色葡萄。不知藏在哪儿的毛驴发出鸣叫，回荡在沟谷中。真是一个空气清澈、阳光熙暖的早晨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阒静。我向那片没有建筑的开阔地走去，我想摆脱游客们。我以为前面是古城尽头，没有什么了。不过，那里还是有用场的。

交河城的墓地。



### 3. 狂想曲

黄色、平坦的沙土地上，插着一块小牌子：墓地。

四周有一些浅浅的小坑，说明曾经被挖掘过，总的来说是平的，没有坟包也没有坟碑。然而当年交河人死了，确实埋到这儿。

走到平坦的墓地，远远的游客声就听不到了，他们一般不会跑到这块看起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来，就是当年，一般交河人也不会随便来墓地吧。

墓地并非特别事物，普通农村的墓地，也就在村外或田野，只不过交河城像一艘军舰，所有东西都挤在船甲板上，才使它获得了与其他生活内容如住宅、官邸、庙宇同等的地位。

生死爱恨、吃喝拉撒，同在一条船上，想不看这墓地都回避不了。

回首望去，交河城密麻麻的黄土建筑挤在远远的后头，塔林的塔尖被上午的阳光迷糊，似乎有薄薄的炊烟在城的上空缭绕。沟谷阒静，毛驴又躲在对面山坡的葡萄藤间叫唤，每走一步，脚下的细沙都“沙沙”作响。



我真的有一种错觉：

仿佛，后面的城是有生命的；

而我，只是一个交河城的青年，在早饭之前，来到先人的墓地漫步。

一个匈奴青年。

我来墓地漫步，是因为交河城太小太挤，找不到一个可以漫步的地方，唯一无人的空地便是墓地，而且，作为剽悍粗放的匈奴民族，一般匈奴人是没有散步习惯的。大家不是忙着放牧打仗，便是想着去抢劫。

可如果，我恰好是一个比较敏感、有点内心世界的匈奴青年呢？

那么，漫步便成立了。

并且，我突然感到，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，便是能在两千年前，在交河城做一个年轻匈奴人！

#### 4. 何谓幸福

这个题目有点儿大，请允许我慢慢表述我的体会。

何谓幸福？简而言之，不是名也不是利，因为名利二字都是人自己弄出来的，弄的人多了，大家就觉得重要了。当然这样说，有说教的味道。我的意思是，



人生其实很简单。生、死二字，已经包括。

因为有死，生就显得紧迫，衍生出忙碌、贪婪、名利或功名。司马迁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典型的说教！意思是，人的死是有区别的，有的有意义，有的无意义，要选择有意义的死。所以文天祥也跟着说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标准的汉文化口吻！好像只要为一件事奋斗终身，能名垂青史，就不怕死了。

但是，普通人还是怕死。

于是就有了宗教：比如基督教说，信仰主，死后上天堂；佛教谈轮回，总之都没有通常意义的死。这下，信奉宗教的人心里就踏实了。可见宗教在人生中的重要。

另外，人生倒过来讲，叫生人，就是生小孩。生育是任何动物的本能，繁衍生命，某种程度也是抗拒死亡，你虽死了，可你生下的后代还在。古人相信灵魂，相信先人的灵魂在看着自己，所以要搞祭祀，在祖宗崇拜这方面，东方人特别厉害。因此，能和族人住在一起，能看到祖宗的坟墓或牌位对东方人来说，也是一件令心里踏实的事情，即所谓血脉相传。



然后，才轮到生活问题了，大体包括恋爱、个人能力发挥和物质精神享受等等，用当代语言说叫实现自我价值。物质享受和追求名利，其实也是为了获得精神快感。

因此，按这些标准，请设想现代城市生活：一般，已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了，年轻人即使结婚了忙着自己享受也不想要孩子，怎么能要孩子呢？大家都在忙着追逐名利，可所谓追逐名利，只是人精神世界中原本很小但被现代社会放大的部分，即使追求到了也不会彻底快活。中国人喜欢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求财求平安什么的，不是求长生不老，这是中国人比较低级的宗教观，因为不面对死。可即使想去雍和宫烧一柱香，也别提多麻烦了，要排开日程，要花交通费，到了那儿还得买昂贵的门票，真的很不幸福！

可是，在两千年前的某个早上，当一个匈奴青年站在族人墓地回首眺望交河城时，他体会到的是什么？

人生中必须的基本内容，都在他脚踩的土地与目力所及范围内。墓地埋葬先人，告诉他自己是哪里来的，属于什么部族，他死后的归宿也在这里。

不远处炊烟袅袅的城中，有庙宇，宗教可解脱他



对于死亡的恐惧感；有国王官员，意味着生活秩序；有父母家人，他们正在屋里烧制香喷喷的奶茶与烤馕，那是可口的食品；也许，还有邻居一位可爱的姑娘，正倚门翘望，准备拨动这位匈奴青年的心。

所以，不必离开交河城，就可以得到幸福了。

匈奴是粗犷的民族，每天得忙着放牧，因此，早晨这一小段到墓地散步的闲暇，便显得格外弥足珍贵，等回去吃完浓香的早饭，跟邻居姑娘使一个恋恋不舍的飞眼，新的、在马背上游牧的一天就要开始！

可那是充实、诱人、不会引发自我怀疑的一天！

如果说，匈奴给人的印象过于粗犷、感情粗线条，我们的确可以把这位青年当作特例，把他当作一个细腻敏感的匈奴青年。汉文化的细腻敏感，通常导向滥情。

假如是一个有文化的汉族青年在古代，来到此处墓地散步，他可能就要滥情大发，写起诗来。自古到今，汉族许多无聊诗人，都是这么产生的。诗的内容，不外乎伤感、怀古、咏物之流，或者是情诗。请想想，在如此美好宁静的清晨，写一首酸唧唧的情诗，真的很煞风景。而我们的匈奴小伙子，也会来这么一首吗？



当然不会！

他从墓地转身，站在高地悬崖边，凝望着。底下深深沟谷，河水冲出的浅滩种着郁郁葱葱的庄稼。目光抬高，对面是陡峭的崖壁。崖壁上往东，是一片开阔原野，再往东，便是褐色如铁的群山了。

风景秀丽豪放，写诗的好素材。

然而，小伙子心里想的不是诗，那开阔的原野，正是敌人铁骑可能袭来的地方，扬起的尘土和震人耳鼓的马蹄，将被褐色群山回荡，传到河谷这边来。假如敌人来了，骄傲地在对岸打马、回旋、漫骂并射箭，交河士兵能够忍辱吞声，做缩头乌龟吗？

当然不能！

必将放马过去，与敌一战！

这一战，是为族人、为国王、为荣誉、为邻居的那个姑娘，汉族人不是喜欢说好男儿要建功立业吗？那个司马迁不是说人固有一死吗？为捍卫自己的交河城而死，应该是有价值的了。于是，朴素、野性的匈奴血液在这清晨、在这年轻人的血管里奔涌！他虽然善感，但却不多愁；他是有原始的男性的活力的，这种活力，与对外界的微妙感知平衡地结合在一起。



因此，当热血奔涌时，他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各方面的组合都不缺，虽然有点嗜血，但他会体会到的，也仍然是幸福。

## 5. 我犯了一个错误

后来，我跟梁君一同去南疆，沿路谈古论今，胡扯一气时，我便向他谈起了在交河城的感受。我认为在古代，有三个时代中的三种身份，最具人生代表性：

盛唐诗人、江南名妓，以及，一个故交河城年轻敏感的匈奴军官。

盛唐诗人是诗人行业中的极品，写的诗不酸，行万里路，破万卷书，有强烈的功名心，因为那正好是一个强盛的时代，文化、功利与豪情很好地搭配，你不会觉得一个野心勃勃或斗酒诗百篇的盛唐诗人有什么不妥。

江南名妓，代表汉文化至明清时典型的糜烂，因为过于糜烂，糜烂得有文化，琴棋书画诗酒游舫山水漂亮衣裳和小白脸都凑齐到一起，代表人生的另一极端侧面，有某种品味，还弄出了一出著名戏曲《桃花扇》。



然后，就是年轻敏感의交河城匈奴军官了。

如果要我选择，我选择后者。不选盛唐诗人，是因为写诗毕竟太形而上，只要看看李白杜甫等人因做不到官的郁郁愤懑，便会知道写诗这个职业不能当饭吃；江南名妓与小白脸，显然更糟糕，非常形而下，只是被中国文人美化了。所以，一个敏感의匈奴军官是形而中的，对人生有感想，然而这感想化为血液，变为实在的行动，策马飞驰，而不是较虚无的文字或低欲的情欲与金钱交易。

当然，我建立在交河城的一系列高谈阔论中，隐藏着一些小小的常识性错误：

那就是，交河城原始的居民不是匈奴，当时也没有佛教。

交河城最早的居民叫车师人，是塞人的一支变种。塞人：波斯文献中叫“萨迦”，古希腊、罗马作家称其为西叙亚人，是一支游牧民族，它的一小部分与当地土著人结合，成为车师人。汉代，西域有小国近五十，其中一个叫车师前国。

车师前国的王都，便设在交河城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车师前国有户 500，人口